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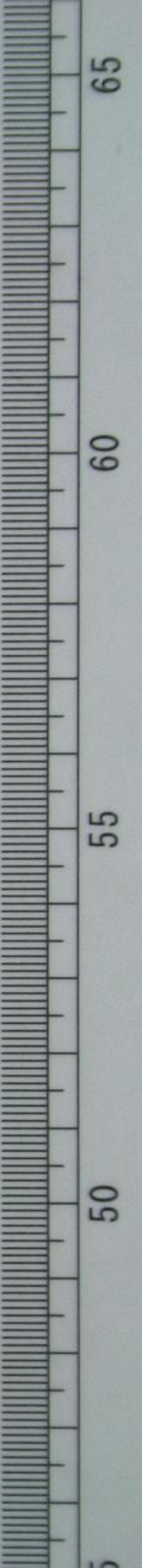
點註正文章軌範宮脇通赫補輯  
五六七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28

3



文庫11  
D 228  
3

點註正文章軌範卷之五

宋 疊山謝枋得批撰

明 九我李廷機評訓

日本 南溪宮脇通赫 輯補

小心文

此集皆謹嚴簡潔之文。場屋中日晷有限。巧遲者不  
如拙速。論策結尾略用此法。主司亦必以異人待之。

師說

韓文公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第一段先  
立傳道授

尋音軌日景  
也。以表度日  
也。  
尚拙速者全  
為舉業。凡作  
文之要在巧  
遲矣。



010190557044

長野豐山云業解惑聞道則惑解故惑字道字一正一反說而無正反之跡

又云固字粘上前字亦字粘上固字粘賴山陽云吾

師道也句意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

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第四段慨嘆後世師道

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

去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人愚益愚

今之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

第五段說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係乎從師

不從師此是雙關文法○呂云應前聖人且從師此高一

等說破前人意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揚於其身也則耻師

生而知之之意焉惑矣彼童子之師說輕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

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此是雙

要者他或師焉或不焉此是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此一

不知或師焉與小學相質惑之不解或小學而大遺吾未

見其明也第六段說今人愛子則擇師而教之所謂師者

不以傳道解惑為急童子句讀之不知則為之擇師其身

惑之不解則不擇師是學其小而遺忘其大者可謂不明

亦字數虛字用猶字口字幹旋之法

賴山陽云群聚笑之問之

則曰此等處要着其描寫

生動文中當必有此等着

色也

長野豐山云

主意在位卑

之句回照上

不耻相師之

句

考異諸本鄙

之作不

篇

三人行述而

長野豐山云

三段說先後

甚鄭重此收

得何等輕妙

有筆力者其

不費力

賴山陽云起

處委曲詳盡

故結處唯一

兩句便止此

文章繁簡互

用法也

長野豐山云

茅鹿門評

昌黎當時抗

師道以名召

後

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

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呂祖謙云就鄙問之則曰彼與彼

應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生意說此位卑二句佳

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第七段說師道之不復年

官盛則近諛。四句應無。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

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結此段意。○第八段慨歎後

智不及巫醫樂師百工之人。聖人無常師。長弘師襄老聃。邾子之徒。家

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

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持性矣。與至周問禮于

老聃訪樂于襄弘。史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于師襄子。左

昭十七年邾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曰少皞氏鳥名。官

何故也。邾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邾子而

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其

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弟子不必不

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

斯而已。結有力。第九段說孔子無常師問學於襄弘問

精者即問之以師待之。此。李氏子蟠。蟠貞元十

四年者皆不及孔子也。李氏子蟠。蟠貞元十

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

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第十段收歸李氏子從學之

呂東萊評此篇最是結得段段有力。中間三段自有三意

扇文法猶軍  
有左右翼及  
其戰鬪救首  
救尾常山之  
蛇勢奇正互  
出絕妙好錄

洪咨齋評柳子學各章中立書云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與書曰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無以韓責我然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其言非好為人師者也如師師不義賢于弟子其言非好為人師者也字者不歸子厚而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此篇文字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若隱若見令人

難識

顧迴瀾評昌黎於文章材力本過絕人學又盡工夫故能憂態如此至於不測細玩此篇全用袁盎傳意

獲麟解 左傳哀十四年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曰麟也然後取之麟仁獸屬身牛尾一角角上有肉不食生物不踐生草王者有道則麟出毛蟲三百六

麟為之長即四靈之

韓文公

麟之為靈昭昭也起得先立此句○言詠於詩承得上好

有麟之風○句三字○通書於春秋春秋書獲麟詩周南篇只着祥不祥兩字眼目處

於傳記百家之書歷代史傳所記及諸子百家書雖婦人

小子皆知其為祥也雖婦人小子不出戶庭無見遠識

云婦人小子皆知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常有於天下

知此見昭昭然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常有於天下

四靈之一王者之嘉瑞王者其為形也不類麟之形與尋

有道則麟出不常有于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麟之形與尋

不相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野獸之豺狼麋鹿常見

其形易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雖有麟出山澤間

辨認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

認識也

角者吾知其為牛。造語健。○牛鬣者吾知其為馬。馬有鬣

認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犬豕豺狼麋鹿者形狀

皆可辨認。○呂雅山云作文大抵兩句。惟麟也不可。知史

短須一句長者承之退之最得此法。能走至于龍則不可知韓文公字老子傳句法以蹈襲前

言。劉竊陳編。化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人不可

知其為麟則其人雖然麟之出。說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

聖人出也。雖然五帝三王太平之時。麟在部藪。麟之出必

非無故。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聖人如孔子

而聖人知之可見。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

此一段更高。麟乃仁獸為四靈之一。麟之所以為麟者以

其有德不必論其形之不類也。○呂東萊云百尺竿頭進

一步。○王維禎曰以德句正。為靈昭昭。若麟之出不待

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在位之

必無人知之則其謂之不祥之物也亦宜矣。謝疊山評此篇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多轉換。性復變化

議論不究。第一轉說麟為靈物。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麟。第三

轉說馬牛犬豕豺狼麋鹿吾皆知之。惟麟不可

知。第四轉說麟既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

宜。第五轉說麟為聖人而出。聖人者必知麟。既

有聖人知之則麟果不為不祥也。第六轉說麟

之所以為麟者以其為仁獸為靈物不必論其

形。第七轉說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在位之時則

中井履軒云。聖人者必知。而聖人知之可見。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

孔子在內。又云又曰。二

字頗駭突上。無所不可

曉蓋篇首元。有韓子曰。三

字也。後來則。去韓子曰。而

存又曰。偶失。於照管耳。

活便能  
生議論

呂東萊評字少意多文字立處所以甚佳其仰揚開合賓主祥字反覆作五段說

湯東瀾評麟以德為祥若不待聖人而出是其德之衰也謂之不祥亦可矣以春秋之世而麟出焉故魯

人以為不祥然有仲尼知之是麟為仲尼出也則麟果不為不祥也哉

錢豐稷評由祥說歸不祥由不祥說歸祥由不祥又說歸祥字少意多圓轉流動筆力勝人

顧廻瀾評此篇文字須要着他過換及過接處段段神遊幹旋曲折

沈德潛評意重不祥處見有德而非時者俱近不祥孔子孟以隆不勝數也將盡忽轉將絕復生極文章之

幻詭

雜說上

韓文公

此篇全襲韓非子難勢篇

龍嘘氣為雲喻聖君雲固弗靈於龍也喻賢臣此謂聖君

賴山陽云此與下篇皆韓文之至者此以奇幻下篇

以宮逸並為獨造之技柳子厚梓人傳

賢臣之功業亦非常此謂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賢臣遇聖君之任用

而後成功業此謂賢臣因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

聖君能用之而後見其為賢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

為靈也此謂若聖君之聖則非人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

靈矣聖君不得賢臣亦無以成治功此謂然而聖君弗

以成天下之大功也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此謂為人君而

其聖德不光明也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此謂為人君而

汨查膏

盛大克

茫廣大兒洋

下奚啻天淵

視此其才高

與雲龍類

子厚梓人傳

獨造之技柳

以宮逸並為

文之至者此

賴山陽云此

非子難勢篇

此篇全襲韓

股肱無異於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此謂異哉聖君之

臣所為之事業即易曰雲從龍必從聖君既曰龍雲從之

矣謂既有聖君在上賢臣必起而從之矣

謝疊山評此篇主意謂聖君不可無賢臣賢臣不可無聖君聖賢相逢精聚神會斯能成天下之大功龍

指聖君雲 指賢臣

呂東萊評着無而又有着絕而又

唐子西評此文咫尺間 自千仞之勢 沈德潛評龍是去雲是實曾轉 換每下一轉令人駭絕

雜說下

韓文公

世有伯樂知人者伯樂秦穆公時人姓孫名陽善相馬

識馬因号天上有一星名伯樂在天厩星之旁人見孫陽

馬常有異材而伯樂不常有知人者此謂英雄豪傑常有

雖有名馬異材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高材

位駢頭而不以千里稱也不知其為異材此謂天下雖

英雄豪傑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材之異乎

任使之以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今之養君子不

加禮養此謂養英雄豪傑者不知其能是馬也雖有千

里之能食不飽一句三字力不足一句三字才美不外見三

中井履軒云 伯樂之喻不 必專斥宰相 凡在上有進 退人材之權 者皆是天子 與諸大臣皆 在內

賴山陽云雲 固不靈於龍 龍東此氣有 千里馬馬常 有而伯樂不 常有文之項 針田環千古 定法

中井履軒云 飽下試添二

點註司文章動靜 卷五



則字即得正五字此章法○雖異材亦難展布也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祿位不足以展

安求其能千里也安得見其為異材○此謂英雄豪傑雖

無重推其才知不可展布其欲與常眾人策之不以其道

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

無良馬謂天下無異材嗚呼其真無馬邪結得好○其

馬邪其真不識其真無馬邪其真不識

相者推用其能之為知人乃曰天下無英雄豪傑

鳴呼天下其真無邪宰相其真不識英雄豪傑邪

謝疊山評此篇主意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莫之以高爵

食之以厚祿任之以重權其材斯可以展布

茅鹿門評並實幻奇詭不可端倪

顧迴瀾評是篇借喻格結語詠嘆含畜使柳子作此結

未免露出主意觀梓人橐駝二傳可見矣

沈德潛評寥寥短章寫盡庸目俗目○

連龍說一篇六義中比體

送薛存義之任序薛存義令永州之零陵蓋朝覲京

存義蓋其字也

河東薛存義將行起句緊切○呂東萊云

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漘也柳子載肉于俎

士者古者凡治人者謂之也若汝知其職乎筋骨蓋民之役

使非以役民而已也文者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也

傭乎吏猶言僱使司平於我也使主治平于己今我受其

示後世柳州

南漢云蓋民之役一句是一篇主意以下委曲說破

其事理識高筆優大閱世教宜續於聖

經賢傳以垂示後世柳州

脚以去其濕所謂馬床也此篇全襲呂覽知十篇

此篇全襲呂覽知十篇

覽知十篇

覽知十篇

覽知十篇

覽知十篇

覽知十篇

覽知十篇

覽知十篇

覽知十篇

覽知十篇

覽知十篇

覽知十篇

有是等文可見其與昌黎相上下也又云民之役不止吏職天子宰相亦民之役焉曉此理則臨民執政之道亦自得之

又云無懷詐暴憤則國家治有懷詐暴

雖有善政良法不至於治者求達於理証微重在此

直也。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如世。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喻

民之財。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

財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必痛怒而黜退責。以今天下

多類此。今之居官者。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

不同也。貴賤之勢不同。而理同。勢雖不同。如吾民何

其奈我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告語止于此。○

此將不能一。無專憂勤。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零陵永

悉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謂勤于政事。○應前受訟者平

賦者均。謂必事。老弱無懷詐暴憤。謂得其為不虛取直也。

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前謝云。應吾賤且辱。此言已所不

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書舜典三載考績。於其性也。故賞以

酒肉。應起而重之以辭。三考黜陟幽明。於其性也。故賞以

謝疊山評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多。閑

唐荆川評子厚此序文辭淳正。雖不及。恨

顧迴瀾評此篇文勢圓轉。如珠走盤。略無滯礙。論吏者乃

受直怠事。為譬且云。勢不同。而理同。此識見最

高。至結句。用寬以酒肉而重之。以辭亦與登端

數語相應。字者且玩味之。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

韓文公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論董生舉進士連不得

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上。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

也燕趙之士董生勉乎哉。掉轉夫以子之不遇時

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應首出乎其性者

哉。董生豪傑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

於古所云邪。又恐今日之燕趙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趙燕

義慷慨故其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

然動人信乎而觀於其市。馬復有昔時屠狗者

仁義之人其漸離日飲酒。酬歌于市。○此亦感慨悲歌之意。為我

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結句蕭

朱晦菴評此篇言熱情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

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愈。故其卒章又為道

招徠之其旨微矣虞邵菴評。河北自天寶以後。不稟命朝廷。邵南之行。將

用於諸鎮。故此篇有不滿邵南之意。末諷諸鎮

林次崖評。始言董生之性。必有合中言恐未必合。終諷河

北諸鎮之歸順。及董生不必往。首尾不能二百

字。而詞語變化。意思

相為叱咤。嗚咽。其間一涕一嘆。其味必窮。昌黎

茅鹿門評。文僅百餘字。而感慨古今。若與燕趙名家雋之士

漢書淮陰侯傳。項王暗噫。

點注王文章九卷二卷五

言謂如也是。柳子所以不

義慷慨故其。發於辭者自。然動人信乎。仁義之人其。於觀津。望諸君。而觀於其市。馬。復有昔時屠狗者。漸離日飲酒。酬歌于市。○此亦感慨悲歌之意。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結句蕭。朱晦菴評。此篇言熱情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愈。故其卒章又為道。招徠之其旨微矣。虞邵菴評。河北自天寶以後。不稟命朝廷。邵南之行。將。用於諸鎮。故此篇有不滿邵南之意。末諷諸鎮。林次崖評。始言董生之性。必有合中言恐未必合。終諷河。北諸鎮之歸順。及董生不必往。首尾不能二百。字。而詞語變化。意思。相為叱咤。嗚咽。其間一涕一嘆。其味必窮。昌黎。茅鹿門評。文僅百餘字。而感慨古今。若與燕趙名家雋之士。漢書淮陰侯傳。項王暗噫。

叱咤千人皆  
瘖叱咤怒也  
咽於歆瓦

序文當  
屬第一

唐子西評屠狗乃不逞之徒遇真主而興若漢樊噲之流  
是也當時河北阻聲教不逞之徒皆歸之語以

明天子在上帝而勸之仕是言邵南不必  
往亦于以諷諸鎮之不臣也其旨深矣

沈德潛評嗚咽馳驟既  
愛才亦憂國

送王秀才序

或作進  
士王舍

韓文公

吾少時讀醉鄉記篇桂○王績字無功隋末大儒通之弟

孫也○此舉其先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  
世遺文作議論

豈誠旨於味邪及誦阮籍陶潛詩一公皆嗜酒狂醉乃知

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醉鄉親切或為事物是

昭六年左傳  
彼皆偃蹇注  
驕教也

非相感發見非旨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阮醉鄉引得陶

頴田事見論  
語雖也篇曾  
參事見莊子  
讓王篇

作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茅鹿門云推

占地位文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於外也

固不暇尚何翺藥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為悲醉鄉

之徒不遇也悲世○合王阮陶建中初天子德宗嗣位有意

貞觀開元之不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

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

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張者張大況

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

大禹謨喜乃  
不績  
南溪云捉他  
情形結構布  
置作出一篇  
議論極奇極  
意此是鏡花  
水月文法

按姚平山云送不遇人文其言不見信于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不脫醉鄉字茅坤云昔人以

字最難下筆不用入醉鄉今与用感慨則折之飲酒有無限意

謝疊山評只從醉鄉記三字得意變化成一篇議論丁字景狀此文公最巧凡作論可為法

顧迴瀾評美其先世忠藎悲其不遇聖人至未不脫醉鄉尤見情詞之諷詠

林次崖評味此序之意必王舍無一可稱述姑就其祖醉鄉記上生出一篇議論乃是無中生有文字超

命存焉可憐

沈德潛評借醉鄉點染中將阮陶頌曾校量一番見得聖人為神其心自平必不以不遇為悲也此行文字最占地步處離迷

瘦滅一斤雲煙

答李秀才書名師錫字圖南

韓昌黎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突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

章其首章則吾子也謝疊山云文有情思有滋味盛有所稱引法元賓

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

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眾人法時吾子在吳中

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重思

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妙則如元賓焉今者辱處

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法讀其文辭

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

也妙收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為工將相從

法

皆川洪園云

肯苟有論說

即是包容於

尋常人之事

苞字書曰本

草名春草今

混作包

恍不分明兒

野言山文輯卷五

南溪云詞簡而事多事多而理明是尺牘文法

於此愈收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也地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書而得其所以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茅鹿門評因与李秀才無日獨於元寶詩中得其人故遂始終誦元寶以為而與之情

揚誠齋評退之答李師錫書曰思元寶而不見見元寶之所與則如元寶焉此用石勒語王浚贈勅塵尾勅懸之壁間每瞻仰之王公不得見見王公之玩好如見王公焉

呂雅山評此篇與送王舍秀才序同調則由醉鄉記立說一則由李元寶立說皆是借景生情文字有轉折

許多

顧迴淵評此一篇文字是借客形上有無中生有之妙

送許鄂州序

鄂州名志雍字仲興安陸許氏時于頔節制山南東道許於山南為屬邑

韓文公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入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書此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蓋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

賴山陽云送許序前而布置極其舒暢烟波嬾嬾送崔序則單刀

直入可悟文法變化之訣

任者乎。欲譏刺其惡必先誇誦其善先誇誦于公之賢正

得進諫愈雖不敢私其大恩。交淺而言深故紆曲如此抑不可不謂之

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

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聯一句凡天下之事

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本篇為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

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失異之

雖是以刺史觀察對說作句下字皆有推度一私于繇是

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

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茅坤云作文須有此

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同之刺史曰

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惠獨厚見

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歛獨急見觀

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此序本意欲諷觀察

前之言者。妙得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

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又進有以事乎上有以臨

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

未又勸許公寬其繇其議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

東晉書卷九

云賦善取也

按蔣註黃震

曰刺史在唐

為州蓋等郡

也觀察史既

專有兵財其

征取於支郡

之刺史猶州

府促縣道財

賦之類

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茅坤云規字

謝疊山評于頔乃一貧酷吏其為觀察也賦歛苛急見唐

書本傳韓公送許鄆州崔復州二序皆諷諫之

辭可以參觀于頔為觀察使性貪而政苛取財

賦于州縣者甚急刺史縣令不可為韓文公作

此序以諷諫于頔

林次崖評送刺史序而說觀察使不止就事論

事文有法度意寓箴規非苟作者

顧迴瀾評送許君乃贈于

公文之愛體也

沈德潛評送鄆州則鄆州是去于公是實然借鄆州以規

于公重歛又于公是去鄆州是實矣未段仍規

鄆州却隱然帶着于公

作法之妙不可思議

贈崔復州序

崔復州名群字敦詩韓公同年進上也鄆州今安陸府復州今湖北沔陽州

在唐皆韓

韓文公

有地數百里

起澹宕○欲論刺史之難先說刺史之榮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

以下數十人

唐制每州刺史以下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

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

人懼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刺史雖然幽遠之小民其

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

鮮矣況能自辯於縣吏乎能自辯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

辯於刺史之庭乎添之庭二字句使不凡由是刺

史有所不聞刺史之難小民有所不宣賦有恒而民產無恒水

賴山陽云雖然一字轉下絕妙

蘇北三子文選初卷一卷五



長野曹山云  
縣公句四觀  
連帥句埋針

早獲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句縣令不以言連帥不

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此句是一篇命脉○此一段非吾

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粗得崔君

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

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只用一句收却前兩段意○此

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

也結最於是乎言

長野曹山云  
此序布置公  
明其法易說  
初學作文須  
先學此法

皆勸于公寬賦歛以皆勸于公寬賦歛以

又評觀察使賦歛苛急則為刺史者見其難而不見

其榮觀察使賦歛寬緩則為刺史者見其榮而

林次崖評詞簡意盡

錢豐寰評用意布勢構句俱屬巧匠真是怪

沈德潛評極言民窮歛急則刺史之難為後轉到崔君之

仁又遇于公之賢則難者不難而復人可象其

讀李翱文

歐陽公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

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也文忠公嘗自云

多持論多著述視此文實自道也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為翱特窮時

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為

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

賦然後置書而嘆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

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况迺翱一

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

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貞元十一年五月戊辰愈東歸

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嘆見行有籠白鳥白鸚鵡而西者

曰某土之守某官使使者進于天子東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愈因為賦以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

若翱獨不然其賦曰眾囂囂而雜處兮咸嘆老而嗟卑視

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說盡今時人之態豈但

怪神堯唐高祖神堯皇帝姓李諱淵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

天下取河北以為憂賦之詞止此○神堯二嗚呼使當時

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心為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

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轉纜是見今之事則

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

有一人能如翱憂者又皆疏遠與翱無異必有指豈其餘

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癡子

哀元年左傳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註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河北自天室以後不與命宋朝

如聖丹趙元當時最得端

本集也夫正  
有景祐三年  
十月十七日  
歐陽修書十  
三字

荀子勸學篇  
君子曰學不  
可以已青出  
之藍而青於  
藍

東龜年云歐  
公此文非其  
佳者李性學  
青藍語無所  
當矣

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  
得憂。可嘆也夫。此收拾在此

朱晦菴評歐文敦腴溫潤。惟讀李翱文。其味黯然而長。其  
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悲歌慷慨。  
有嫉世之思。

李性學評歐陽子學退之。諸文皆以退之為祖。加以  
姿態。惟讀李翱文。所謂青出于藍者也。  
茅鹿門評歐公此篇其結胎全在感當時事上。  
婦重子憤世。必有刃指。豈公自謂邪。

讀孟嘗君傳史記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使人求  
解於王之幸姬姬欲得孟嘗君狐白裘  
時已獻於秦王客有能為狗盜者入秦藏中盜以  
獻姬姬言於王釋之孟嘗君復姓名夜半至函谷  
關閉法雞鳴出客追至客有居下坐  
者能為雞鳴於是群雞皆鳴遂出關王荆公  
王荆公名

安石字介甫臨川人自禮部侍郎起為吏部尚書  
封舒國公後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卒贈太傅諡  
曰文獻著有書義  
詩義及文集卷

賴山陽云荆  
公執拗故文  
亦長於物類  
是三蘇所不  
及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舉世皆稱孟嘗君田文能得士以  
賢士○茅鹿門云好在  
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士以孟嘗君能待  
士是故歸之而終

賴其力以脫于虎豹之強秦而歸嗟呼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孟嘗  
君但  
為雞鳴狗盜豈足以言得士哉豈足以稱誦不然擯齊之強  
之雄者耳

獨專齊得一士焉苟能得一士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宜可以坐  
之強盛  
南溪云後來侯而制秦矣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尚矣取賴于雞鳴狗盜  
宋之天下衰弱矣

弱陵夷卒為句遂成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妙  
胡元孫併者篇好文章

胎于王安石此賢士之所以不至而莫能制秦也

為相行刺劉○謝君直云末一句轉筆力甚健

法以失天下謝疊山評筆力簡而健然一篇得意處只之擲齊之強得

之士心比之蓋嘗君不得一士焉宜可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

一士猶能保其死命不遺國辱其得失果如何也讀此文者自知

化來

邵二泉評以一時排難權處言之西伯之賢亦以寶貨美

女脫菱里之囚君子不以臨難苟免非之然則

雞鳴狗盜之客謂之士固不可謂之無功于孟

嘗君亦不可不然孟嘗君且客死秦關知懷王

之不返矣予嘗謂金虜之邀二帝也當其時使

得雞鳴狗盜之力而用之必能脫翠華而宵遁

何至此轉我嗚呼以宋養士之盛坐視君難

無奇策焉則予于雞鳴狗盜之雄也何尤

朱晦菴評擬公文却似曾南豐但

此南豐文亦巧而健

李性學評文章有短而轉摺多氣岸長

者王介甫讀孟嘗君傳是也

沈德潛評語語轉筆筆

緊千秋絕調

燕生王文章九卷

卷五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點註正文章軌範卷之五終

點註正文章軌範卷之六

宋 疊山謝枋得批撰

明 九我李廷機評削

日本 南溪宮脇通赫 輯補

小心文

此集材學識三高。議論關世教。古之立言不朽者如  
是夫。葉冰心曰。文章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人能  
熟此集。學進識進而才亦進矣。

前出師表 蜀志曰後主建興九年亮  
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諸葛武侯武

左傳穆叔曰  
豹聞之。大上  
有立德其次  
有立功其次  
有立言。雖久  
不廢。此之謂  
不朽。

及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及先主稱尊号為丞相諡忠武

蜀志無臣亮言三字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先帝蜀先主也居帝位僅三年創建也

今天下三分益州蜀郡今成都府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

侍衛之臣不解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內外異法最

治體者不能為此語益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

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

失義以塞忠諫之道也宮中府中官中宦官女子所居俱

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

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

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李善曰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

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

政所曰常伯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董位遣黃門侍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

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

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襄陽人劉良曰向寵蜀將也

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

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

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萬古不見先帝在

唐類函四十三侍中者同

公成或王立

政所曰常伯

常任以為左

右也秦為侍

中本丞相史

殿內東廂奏

事也

賢官名史昭曰凡言督察

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桓靈漢二帝用閣豎

所敗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銑曰侍中尚書

謂陳震長史參軍謂蔣琬此二人皆亮所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用故屬之。願陛下親之信之

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在襄陽城

而二十里陽苟全姓名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只是此處過人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艸廬之中。此事古今膾炙

人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

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

矣。自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

大事也。按蜀章武一年先主即開羽之敗沒於吳自將伐

主憤甚病篤召孔明于成都屬以後事謂孔明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

君可自取又為遺詔後主曰汝與丞相受命以來夙夜憂

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瀘水出牂牁

南入深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即將三軍北定

中原。不曹廢竭鴛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雍此臣

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

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

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

東晉書卷六

不毛不生州  
水之地謂南  
中諸地  
南漢云大文  
夫得人之知  
遇顯其伎倆  
於當世如孔  
明之於蜀主  
而始為無遺  
憾而尤所可

敬服每出師  
輒表奏其狀  
然成章愛君  
忠國之誠自  
溢言外千載  
之下使讀者  
莫不感奮興  
起此非惟忠  
義之氣使然  
亦文字得休  
之所致也

之禱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詔誨善道察

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

涕泣不知所云

蘇東坡評孔明出師二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

者所不能

樓迂齋評一篇首尾血脉聯屬條貫統

安子順評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

韓文公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僧令齋評李格非善論文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李令伯

此公在後漢之末初木當欲以文章名世而其  
辭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

茅鹿門評國難必報國難必雪故古人用兵有為平民伐

也孔明之用蜀亦難矣今年出祁山明年出五

丈原蓋其勢有不容已者讀出師前表賢邪臧

否見孔明識治道之大規模讀出師後表偏安

而喜見孔明識立國之大本比之宴安江左者

送淨屠文暢師序文苑彙編佛教一曰淨屠教梵語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



構偉麗

之游乎。起句如有墨名而儒行者。此是文暢問其名則非。校其

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此而句承揚子雲稱在門牆則麾

之。俞儒名著。○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

文暢喜文章。文公取文暢止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

摺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呂東萊云。辯難攻擊人。須拿着

仁義。齊宣王以王政皆。是此意。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

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

如是邪。接無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排倒而徒舉浮

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就身轉起。文如欲聞浮屠之

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

臣父子之盛。文物禮樂之盛。其心有慕焉。承接層層。拘其

法。曲說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

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

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茅云

之言。非文人語也。虞集云。只此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

告之也。此最高。民之初生。本固若禽獸。夷狄然。有聖人者

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便

佛氏無功。不。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

身篇或問人

楊子法言修

倚孔子之牆

致鄭衛之聲

謂難莊之書

則引諸門

曰在夷狄則

引之倚門牆

則麾之惟乎

衣未成而轉

為裳也

拿擊擊同牽

引也

賴山陽云

夫文暢浮屠

一似擲地金

聲聖道浮屠

一順一逆頂

鍼迴環直至

今浮屠孰傳

又云數個所

以字包含許

大道理在

賴山陽云今  
浮屠者如高  
峰巖石好頌  
又云一篇流  
暢此處嘉字  
鍊句

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  
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  
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  
浮屠者收轉語孰為而孰傳之邪此一段義理最精切近  
人情即是原道中議論無一語相似此韓文之所以為奇特也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  
深明聖夫獸燧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  
弱之肉彊之食句調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  
與禽獸異者打動寧可不知其所自邪此一段不切近人  
可無聖人之道無聖人之道則夫不知者接非其人之罪

賴山陽云就  
不知一字  
極矣

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三句說  
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此二句  
之過○茅坤云露前種種作結尾變化劉向者也○五  
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見得文公所以  
取其能喜文  
章非取其道  
虞邵菴評此篇極誠浮屠特是語意  
呂東萊評此首體格好語意新就他身  
唐荆川評開闔圓轉真如走盤之珠此天地間有數  
李性學評送文暢師序退之闕佛老子厚  
倭浮屠是子厚不及退之處

林次崖評此篇因其所明通其所蔽其法得于孟子所言

皆聖賢道理文字又佳董仲舒以後無人說到

茅鹿門評高在命意故迥出諸家而闢

顧迴瀾評昌黎此序在浮屠尊周孔正是韓文

沈德潛評將眾人投贈之文撇開引入聖人之道以下約

原道之旨成文而語更道鍊如原道篇古無聖人之人類滅之矣云云此約以弱之肉強之食六字尤使人驚心動目也未收束前文一絲不

柳子厚墓誌

韓昌黎

賴上陽云是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

本傳與公他碑誌自別而他碑誌終無出右者以韓銘銘天地鉅觀宜乎其如

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毋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

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法好句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

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速

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新然見頭角

與而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

僞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勅角切屬風

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與而易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

要人如爭欲令出我門下善出脫子厚却交口薦譽之貞

隋文帝初生皇妃抱之忽見頭上出角又兵書云雖已有頭角叙贊未述

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

郎遇用事者得罪不露王叔文等姓名例出為刺史王叔文等用事拜尚書禮

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未至止而又例貶州司馬永貞元年

憲宗即位貶王叔文渝州司戶參軍九月宗元與同輩七

人皆坐王叔文黨同貶宗元邵州刺史十一月道貶永州

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淺博無涯

濫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借出為刺

史而子厚得柳州暗伏代為錫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為政

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

時贖子本相侷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

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

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

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

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茅云始洗發出來

政可書者詳見羅池廟碑其他皆不書中山劉夢得禹錫

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

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

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

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

賴山陽云以上敘事業然後及交遊氣慨遂起勢下議論見柳所以終於貶謫

謂大言也又和也

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謂許強咲

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寫盡末世交態○茅坤云此以下必因當時子厚交

游中有此事故昌黎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

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及眼若不相識落陷穽

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

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

愧矣子厚總案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一轉○諒子厚不自

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子厚黨附王伾王叔

既退三轉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且悲且憤故卒死於窮

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三轉○應前亦自不斥

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

極五轉○此是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

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謝云此五節議論有斷制有回

爛一節高一轉極為子厚喜手然却爽然自失雖使子

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

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

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

萬年地名也

禮部省

臺省御史臺

如游龍

真上為結筆

其一生得

失而歸到文

必遇人一事

又云見初所

以終於貶謫

遂又趨勢打

有能辨之者

語不丁而沈

了語則文章

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深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沈德潛云。志已詳銘。宜從。○又云。

真寒

通韻

李性學評退之志。柳子厚其文似。李厚志。退宗師。其文似者。猶唱薄柳不已。大文。

賴山陽云。柳本無罪。罪在不自重。昌黎拈出之以定天下後世之論。而後世之論者猶唱薄柳。不已。大文。

相強古今通習。韓愈其者。惟抑而韓不沒其賢。能取勤如此。而不同世之文。人乃嘆之。何意。所謂小人不敬成人之美也。哉。

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豕焉。其一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非類于己也。豕而絕之。決裂其腸。糜盡而後止。其同于己者。字之唯謹。而恣其傷也。子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于異同。而愈出于愛憎。雖其所生。殺之而弗悔。而況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岸把持。附耳。帖帖相為。然約而自保。其固嘗膠漆之。不如也。及利勢一接。未。有毫宰之差。齟齬。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核也。何。以異。子車子之。獨韓退之。柳子厚慕誌。意出于此。錢豐寰評子厚事在人耳目。不可蓋掩。故其疵處。說得。而隱美。處說得。婉而切。末後一段。極。其持身之感。令讀者。且為三嘆。而痛心。矣。暇問。子厚持身之非。耶。蓋公。与子厚深交也。故其文。最加。意。

大唐中興頌序

元次山唐元次山

名結。魏常山王遵十五世孫。義元子十篇。次山其字。世。亂入。荷玳洞。始。新。荷玳子。後。孫。浪。去。及。有。官。

人呼為漫郎又更曰聲  
史官至左金吾衛將軍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唐明皇

太子即位於靈武肅宗不受命于父而自立與篡位同

子乃即位子乃即位子靈武尊號為上皇天寶

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天子退位於戲前

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前代帝王有德有功者見於歌頌

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今日無盛德有大功而見於歌頌

宜為頌曰噫噫前朝孽臣為妖宜為頌曰噫噫前朝孽臣為妖

頌真卿書  
碑在永州磨崖石

云云流轉息

昌唐緊扼我皇正馬北方獨立一呼千應萬旗  
我仰其東諸皇撫戎蕩攘群兇復復指期曾不踰時有國  
無之事自至難宗廟再安一聖重勳地闢天開獨除妖  
瑞慶人來克往道傳涵濡天休死生堪羨功位尊烈  
名存澤流了孫盛德之鏡山高日昇萬福是傳誌令大存  
聲容云云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浩漢石崖天齊可若  
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千

觀堂志林示結之文如山人道士高古可仰但非經世之  
文至中興頌人會談刺婉而不露可為法則

洪容齋評元次山有元子十卷李紉作序凡五篇人抵  
為誦誕次山中興頌與日月爭光若此書不作可惜哉

茅鹿門評元次山此序語短意長善叙事理辯而不華  
質而不樸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

箕子辨馬融上請為紂之諸父  
服處杜預為紂之庶昆  
柳州

南溪云起立三柱有三峰

於序一節辨解箕子不死

之故箕子之德益見

病也順也又

積音類推也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

首列三段以統箕子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

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

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謂比無益吾

祀。故不為委身。以存政。誠仁矣。謂微與亡吾國。故不忍具

是。三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是謨範

辱於囚奴。昏而無邪。墮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

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

得以序。釋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

聖也。及封朝鮮。鮮音山。東夷地。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

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後漢書東夷傳。音武王封箕

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

獵。又制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力之閉。婦人貞。卒

是大道。藪于攸躬。藪音扣。切。正作藪。天地變化。我得其生。其大人

歟。於虛。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

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國。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

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茅坤云。詩武庚未必能為。此故

疑。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

郡。紂故都在今衛州。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賴山陽云。於序以下波瀾別湧出。未嘗有議論。遂尔不板。

生正誤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以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音憲

顯明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污明挾在躬不陋為

奴行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

有懷故都時誥而伸誥音屈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

徒大明宣昭崇祀式乎古闕頌辭繼在後儒易明夷內文明而外

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洪容齋評子厚嘗自言每為文章本之詩書春秋易參之

謝疊山評此等文章天地間有數不可多見惟杜牧詩一

多豪俊卷上重來未可知

茅鹿門評子厚文字多模前人體式唯當其時一

沈德潛評整潔峻削近東漢人開天明道者為聖人箕子

粟固聖人也乃因以國之臣而忽之又其時周

家父子兄弟聖人聚於一堂故自古及今無以

聖人目箕子者以柳子之特識而稱曰大人

然則聖人殆有幸不幸邪愚作箕子論暢言之

嚴先生祠堂記嚴子陵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姓嚴光

武拜諫議不受耕釣于富春山今有

嚴州桐廬縣范文正公

文正公名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官

至參知政事卒贈兵部尚書諡文正

嚴州桐廬縣

南溪云此篇先生得道字高大為主下故得天下無知之好文章下文即字禮字大字高帝引光與論道曰故因其偃卧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歸史奏客星犯帝座其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歸

得聖人之時此時本非正臣妾億兆好句法○徐師曹云臣妾億兆句法頓挫

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傳

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

下之在蠱之上九象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

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

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

高哉互言之之以終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

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言作祠乃復為其後者

四家復者漢法免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

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范希文作此記李泰伯在坐問

後儒何稱舉安公曰何字曰先王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公欣然改

之甚指光武蓋泰伯因記中有貪夫廉懦夫立六字遂思關伯夷柳

為聖人無稽下惠之風一段因得此風字也

朱晦菴評胡文定父子最不輕下人獨服文正公詞堂記

謝疊山評字少意多文簡理詳有闕世教非徒文也

茅鹿門評范文正公此記清明峻潔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態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六

顧迴瀾評記以簡重嚴整為主而忌堆疊窒塞以清新華潤為工而忌浮靡纖麗此記意高語贍先儒謂

宋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余于文亦然

辛稼軒 宋辛稼軒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州 名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累官至樞密都承旨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故以稼多軒與朱子善朱子書克己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幼安工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

使此詔見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耻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隆興宋孝宗年号 可以卒不世之伐功今此詔與此虜

猶俱存也悲矣 春秋筆力

謝疊山評字少意多文簡理詳有 閱世故非徒以其文也

刑社對及削茅鹿門評語約而意盡不為剗刺斬也 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

顧迴瀾評悲夫二字固是世變可 嘆亦是感慨處精神

袁州州學記

李泰伯 宋李泰伯

名安期字泰伯淹貫經史援筆成文以詩名蓋與岳飛同時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是 守令有哲有

祇懂也

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 有假官僭師苟具文書 或連數城亡誦強聲倡而不和教居不行 止也三十有

三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 范陽涿州祖始至進諸生知

學官闕狀 守大懼人材放失儒教闕疎亡以稱上意肯通

宋太祖初置 諸州通判政

宋太祖初置 諸州通判政

出則按縣有軍則事糧餉

之責音

都督治音

以法故事音

判穎川陳君佺音聞而是之法字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音慙

狹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

良殿堂門庶黜望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稟有次百音

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音采

且有日盱江音李觀字泰伯宋仁宗時人論于衆曰惟四代之學

考諸經可見已謝云作學記不說虞夏商周自是欠秦以

山西鑿於刀切六國鑿盡殺死人也漢書鑿草蘭欲帝萬

世劉氏一呼漢姓而關門不守語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

富世祖乃光武出我行皆華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

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

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此學之修

力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法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跡

天下治則譚禮樂譚作覃者非以陶吾民一有不幸尤當

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謝云此等文章闕涉世教萬

粟然而生真布帛菽使入有所賴且有法是惟朝家教學之

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

國者之憂東語收拾得好○袁州學記李泰伯文

河東柳洪書京兆章友直家時稱三絕

之言如未段數句尤足學

虛飾真長者

文字明白正大不墮纖巧

亦舉不遺

學問之要領

南溪云此篇評述教學與廢之利弊而

陶音唐教化之謂

者之破針國樓迂齋評議論闕涉世  
家之鑒戒 教筆力老健

謝疊山評宋朝大儒作學記多矣三百年來人獨善誦表

州州學記非曰華端有氣力有光燄超然不群  
其立論高遠宏大不離乎人心天理宜乎讀若  
衆而忘倦也葉永心有云為文不足闕世教雖

工無益也可  
與知者道

朱晦菴評蘇老泉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

起議論泰伯之文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  
起議論

茅鹿門評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表州  
州學記亦已自有此巧處了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文叔宋李

名格非濟南人補天學博士以文  
章受知于蘇子瞻著洛陽名園記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龍鼎音萌地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

趙魏之走集左傳險其走集杜註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

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

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

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

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為丘墟高草大樹烟火焚燎

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有此文章方可

語雖工何余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

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

五季後梁後  
唐晉漢周  
蹴音蹙

治怨書益稷

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自為之。而忘天下之治怨。冷也。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謝疊山評名園特遊觀之末。今張大其事。快黃其意。謂園

圍之興廢乃洛陽盛衰之候。洛陽之盛衰乃天下治亂之候。是至小之物。關係至大有學有識方欲為此文。

胡秋宇評天下治亂。關於盛衰興廢。理數自然。此記因盛而逆料其衰。因興而追憶其廢。俯仰之間。寄一感慨。而文字澹化。亦極其趣。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南漢云感觸江山晦明景

慶曆四年春。慶曆仁。滕子京謫守巴陵郡。岳州。巴陵郡。滕宗諱字子京。謫守巴陵郡。宗諱字子京。謫守巴陵郡。

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

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傷橫無際

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氣象萬千。四字包許

多。景致若在他人。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

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此句為下。若

夫霪雨霏霏。此下一連片不開。下文許多意思。皆自此而生。陰風怒號。濁

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櫓櫓。檣櫓。檣櫓。檣櫓。

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謫畏

刑。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謫畏刑。

政事無所不備。窮遠幽自。出接抽組織。收拾作此絕。調真是古今獨步。

中井履軒云。全是賦體矣。不一可以為法。真是歐蘇未興時之宋文。

南漢按此篇是晉山以記。同。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謫畏刑。

文法家後人著漢人至全未嘗非之履軒以能文自負故發此言耳邢人為文於義理自有識見是非之可也至文法則當以漢人既定為法莫察言其間也此文只中間二大段假用賦体耳若全大為賦体非

幾滿目瀟然感極而悲者矣。立二柱。此一段狀陰雨景象。至若春和景明。此下一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水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文正公此語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体耳。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和悅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此亦一柱樓之變態萬狀。嗟夫子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處只是致憂樂于己。則在物故一致耳。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

憂然則何時而樂邪。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按言行錄。布文少有大志。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其志也。今於此矣。噫。微斯人。吾誰與歸。非也。無也。結句有力。勢重萬

守。烏州重。修樓時。以子京作樓。范文正記。蘇子美書。即疎記。篆。須。号。四絕。樓迂齋。評首尾。布置。中間。狀物之妙。不可及矣。然最妙處。在臨末。斷遣。一轉語。乃知此老胸襟。度量。直與兵陽洞庭同。其廣大。

茅鹿門評。做大文字。須放胸襟。如太虛始得。太虛何心哉。清輕之氣。旋轉乎外。而山川之流峙。草木之榮瘁。禽獸昆蟲之飛躍。遊乎重濁渣滓之中。而莫覺其所以然之故。文正公放得此心。廓然與大虛相似。故一旦把筆為文。或出或處。一憂一樂。如妍媸在鑑。如低昂在衡。決不至顛倒錯亂。雖

如妍媸在鑑。如低昂在衡。決不至顛倒錯亂。雖

虛相似。故一旦把筆為文。或出或處。一憂一樂。如妍媸在鑑。如低昂在衡。決不至顛倒錯亂。雖

如妍媸在鑑。如低昂在衡。決不至顛倒錯亂。雖

虛相似。故一旦把筆為文。或出或處。一憂一樂。如妍媸在鑑。如低昂在衡。決不至顛倒錯亂。雖

如妍媸在鑑。如低昂在衡。決不至顛倒錯亂。雖

虛相似。故一旦把筆為文。或出或處。一憂一樂。如妍媸在鑑。如低昂在衡。決不至顛倒錯亂。雖

如妍媸在鑑。如低昂在衡。決不至顛倒錯亂。雖

虛相似。故一旦把筆為文。或出或處。一憂一樂。如妍媸在鑑。如低昂在衡。決不至顛倒錯亂。雖

如妍媸在鑑。如低昂在衡。決不至顛倒錯亂。雖

虛相似。故一旦把筆為文。或出或處。一憂一樂。如妍媸在鑑。如低昂在衡。決不至顛倒錯亂。雖

如妍媸在鑑。如低昂在衡。決不至顛倒錯亂。雖

虛相似。故一旦把筆為文。或出或處。一憂一樂。如妍媸在鑑。如低昂在衡。決不至顛倒錯亂。雖

如妍媸在鑑。如低昂在衡。決不至顛倒錯亂。雖

虛相似。故一旦把筆為文。或出或處。一憂一樂。如妍媸在鑑。如低昂在衡。決不至顛倒錯亂。雖

如妍媸在鑑。如低昂在衡。決不至顛倒錯亂。雖

虛相似。故一旦把筆為文。或出或處。一憂一樂。如妍媸在鑑。如低昂在衡。決不至顛倒錯亂。雖

如妍媸在鑑。如低昂在衡。決不至顛倒錯亂。雖

進而至乎聖  
經之文可也

顧迴瀾評文

文以玲瓏節奏為美岳陽樓記譬如絲竹繁奏  
中有希聲窈眇聽者悅聞如川流迅激自有迴

泱遠近觀  
者不厭

吳楚材評

岳陽樓大觀已被前人寫盡先生更不贅述止  
將登樓者覽物之情寫出悲喜二意只是翻出

後文憂樂一段正論以聖賢憂國憂民  
心地發而為文章非先生其孰能之

金聖嘆評

中間悲喜二大段只是借來翻出後文憂樂耳  
不然便是賦体矣○士肚皮聖賢心地聖賢學

問發而為  
才子文意

點註正文章軌範卷之六終

點註正文文章軌範卷之七

宋 疊山謝枋得批撰

明 九我李廷機評訓

日本 南溪宮脇通赫 輯補

小心文

韓文公蘇東坡二公之文皆自莊子覺悟此集可與

莊子並驅爭先

祭田橫墓文

韓文公 是年公試

宏詞科不售又三上宰相書不報去京師過潼關有  
感二鳥作賦既歸河陽又如東都作此文時公年二



貞元唐德宗年

感歎悲泣氣咽而抽息也

長野豐山云

二段以悠優不迫之意寫無限感慨之意

又云三段抑故語勢願急

國語錄之所寶者曰觀射父

長野豐山云四段語勢緩

所以感慨又云抑揚頓挫俯仰有能萬音變正也臣盡力也

八十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

得士浦二田云義高能得士由自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

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浦二田云

衝口見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歔而不可禁浦二田云

吐所憤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

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此盡今世所稀之意○林西仲云

故發當秦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韓公感慨之意益明矣何五百

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鋌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

之有常此哀橫已死無成卒歸之天命○林西仲云橫所

不堪用蓋天命不可力爭耳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此引孔

美橫浦正以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浦二田云闕里四

自道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以上平踞陳辭而

薦酒魂髮鬢而來享林西仲云結上取酒為文二句

林次崖評敬慕之情悲傷之意藹然可掬文僅百餘字而

茅鹿門評田橫一人死而五百人皆從之蓋有所以得士

無其人者韓公負命世之才嘗欲為知己者用而世

獨感焉者而作文以祭也觀其辭可想見其心

不然橫一木疆人耳公何慕之深哉

東注三不查沈范

卷七

二

浦次田評祭文工祝讀之古皆四言韻語至昌黎以後諸家  
有為長短雜言者亦必以韻自明代疎于考古公為散行無韻之言失其本  
久矣体制所關不可不辨也

上梅直講書 梅堯臣 蘇東坡

某官執事某好讀詩至鷓鴣詩爾風鷓鴣亭鷓鴣周公教

乃為詩以遺王讀書至君或為師相或士為左右召公不

名之曰鷓鴣焉說周公常竊悲周公之不思及觀也孔子厄於陳蔡之

問而絃歌之聲不絕此書散語起不用骨環淵仲由之徒相與答問

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又何為至此顏淵

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

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

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此意最高自處亦

已占特見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

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

貴而夫子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

此矣金聖嘆云妙論使我慨然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

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

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古人作書不虛其

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

一人其中之美稱亦不愧  
賴山陽云樂  
富貴樂貧賤  
以一而字聯  
合而句對待  
變化此法自  
戰國美來歎  
家每用

賴山陽云孔  
于是主周  
是客却以客  
先提然後及  
主後面主客  
錯綜愈出愈  
妙是蘇家秘  
法  
又云悲周公  
之不遇者周  
公以後十餘  
年開准東坡

蘇東坡

禮部試場也

賴山陽云八

實事如與目

論不相干強

讀者亦為之

皆活動

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

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楚

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

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

俗之文也而取焉。兵楚村云不為世俗之文，應上脫去。世

之識，故自己之遭，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

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

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自任亦

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此言以相與相照應

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

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

可以卒歲。兵楚村云引成語四句收住，又云此是東坡說

篇文字，只此數行是正文，已前皆自叙也。先生

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

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子瞻

年其意氣若此，宜其為一代人豪也。○嘉祐間，歐陽公知

貢舉，梅聖俞作參評官，取東坡中第二。平時有聲如劉焯

皆不為是放榜後，士論洵洵此書疑有所為而上。

賴山陽云：入一層問，極公之樂文氣，曹原是養局法也。

呂雅山評此書及上韓大尉書即歐陽公所稱老夫賞聖

此人放出一頭地者也蓋東坡試禮部寶梅聖愈所取此書中禮部試後謝梅公者識見高邁筆意清婉真天下之至文

李文登評東坡嘗言凡文章少小時須冷氣象崢嶸采色

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觀東坡中試諸論及當年上諸公書是何等氣象何等采色初學讀之而下筆自然滂沛無窒塞拘滯之病

儲同人評先將聖賢師友相參立策因說已遇知梅公之

樂且欲聞梅公之所以樂乎斯道者最占地步最有人情

### 三槐堂記

蘇東坡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

有後此正可二者將安取衷哉金聖嘆云一入手便作吾

聞之中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儲同人云詩

靡人弗勝定則可必詩已言之非特中包胥也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

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殯之厄

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

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

惡之報至于子孫則其定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其可

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暗指厚施而不食其

報然後其子孫指文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

周禮曰西三槐三公焉注槐之言懷也

取懷人之義也三公植槐於庭

伍子胥傳正

義曰雖一時凶暴勝天及天降其凶亦破人

唐姚宋贊宋環善守文以

持天下之正

兵部侍郎晉國王公祐顯於漢周之際五代之歷事太祖

太宗文武忠孝德厚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

時不食其報○金聖嘆云蓋聞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

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且相真宗皇帝

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

名者十有八年與上守文太平之主今夫寓物於人文脉

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

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

必也此段意思說得有餘不盡三槐之兆不止于文吾不

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素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

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

其子孫之多賢也金聖嘆云唱歎不盡世有以晉公比李

栖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

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

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艾息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

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為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

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

唐書有李栖筠吉甫及德裕傳

相時射利皇郵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接有

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

休哉若以為功名之符則陋矣○王晉公祐事太祖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其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

溥官職時溥為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于上祐見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

語祐徑趨出至魏州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其

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

曰臣與符彥卿家各有百口願以臣之家保彥卿又曰五代

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

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

即佐以兵部次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赴魏時親賓送

于都門外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

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且也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

必有為三公者

謝疊山評文字下手處最嫌直突此篇先以疑辭說起後

以正意決之方見文勢曲折之妙又曰後學史

記

吳楚材評起于以可必不可必而設疑局作詰問体次乃

說出有未定之大歷世數來乃見人事既盡然

後可以取必於天心

此長公作銘微意

表忠觀碑

蘇東坡

熙寧神宗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

杭州軍事臣林趙言疏為叙最古潔故吳越國王錢氏

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

臨安者十有一皆蕪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

五代史梁太祖以錢鏐為吳國王唐僖宗時黃巢僭号大齊皇帝賴山陽云先言蕪穢不治之不可所以不可於下面

史記灌夫傳廼有飛語註飛揚誹訕之語配流刑律也

見之然於敘事中見之妙

又云以上叙錢氏始末簡括六一先生吳越世家不下一萬餘言祇門生數行文字括盡了宜於有故出一頭之言

武肅王鏐渠幽切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

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于杭及昌以越叛

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

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

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觀

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梁唐晉漢周是為五代天下大亂豪傑蜂

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

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十里帶甲十萬鑄

山煮海治鑄于山取地產之寶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

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

兵革功德至此四時嬉游歌舞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

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後蜀孟昶江

南南唐李煜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

劉氏劉崇改名景百戰守死以抗王師又以他國積骸為

城醜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

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請吏于朝者以國歸天視去其國

如去傳舍吳越王視去其國如過傳舍之易也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

以河西歸漢本色論○引漢故事用事親切光武詔右扶風修其父祖墳

又云甚厚甚大二段總共敘事見其所以厚大末唯各以一句着議論

賴山陽云是碑表志觀也然而一篇唯把趙清獻疏是觀所以建總結三字曰制曰可則見觀之建建於天子之手靖缺點水手既

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于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寺曰妙音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吳縣之淨上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神宗降詔可○不說朝廷如何區處只收拾必制曰

可三其妙音院改賜名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在吉菴水出焉菴水自天目山而出龍飛鳳舞萃于臨安

郭璞地記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言山勢如龍之飛若鳳之舞萃于杭州也臨安古名篤生

異人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錢王仰天指江而誓

日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殺劉漢宏斬董昌奄有

吳越金券玉冊其功虎符龍節以旌其忠大城其居包絡山川

左江右湖東江西湖控引島嶼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

玉帶毬馬以玉帶跨馬而蹴毬休息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筐相望大

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

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

又云序文雄麗渾雅銘亦純爛奪目如大海龍宮珠璣金玉不測蘊底西漢以下不見傳匹如昌黎諸碑猶見刻痕此豐厚渾老

又云此篇在蘇文中別是

一種出色不著議論純用敘事脫盡宋人氣質明王



李諸人開口  
蘇林史公史  
公有此等文  
字否

賴山陽云荆  
公與文忠畢  
生仇隙而評  
此文一語乃  
千古知己亦  
我文章如精  
金美玉市有  
定價不可私  
低昂也

按唐人有馬  
打毬之戲列  
向列錄曰靴  
鞞黃帝所造  
本兵勢也或  
曰起於戰國  
鞞與毬同古  
人蹋蹴以為  
戲

南漢云此篇  
複字實句文  
法也履軒云  
通篇帶戲語  
讀者所當先  
識若他人摸

文允武子孫十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  
昆龍山之陽歸焉斯官匪私于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

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潘子真云東坡作表忠觀碑

逢一人在坐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也公曰斯作

絕似西漢坐客嘆嘗不已公咲曰西漢誰人之作也公曰斯作

曰王褒蓋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復曰司馬相如揚

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諭蜀文封禪書耳雄

所著太玄法言以准易論語未見其叙事典贖若此也直

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又從而贊之公曰畢竟似子長

何語坐客悚然公曰此楚

漢以來諸侯王年表也

樓迂齋評發明兵越之功與德全是以他國形容比並出

米方見朝廷坐收土地不勞兵革知他是全了

多心生靈來墳墓上尤

切意在言外文極典雅

林西仲評通篇以功德二字作眼有功德者列入祀典所

從來曰矣兵越王錢氏墳廣宋初有治之者此

特因蕪廢請復不是初舉茲篇止叙趙公全疏

先提出蕪廢再及事實分斷功德然後區畫久

遠之策布置詳明銘詞以

先

韓文公

送孟東野序孟東野名郊字東野湖州人年五十始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燒之鳴水之無聲

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

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金石草木各只以一句而水獨出

四句此是不整齊中整齊錯綜妙

仿有依多隔  
戲謔纖俗耳  
昌黎此文如  
許謹嚴如許  
質實戲謔何  
在

人之於言也亦然此以金石草木引來有不得已而後言不其

謂也聲有思其哭也聲有懷不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

有弗平者乎此一節論人聲樂也者聲引入下文鬱於中

而泄於外者也世發也鬱于中而後擇其善鳴者而假之

鳴又生出善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

天之於時也亦然此文以天時引擇其善鳴者而假之

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

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無人推其於人也亦然此

至入題處凡十三處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

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夏咎陶禹其善

鳴者也朱文公曰上文已再言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

辭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

辭一鳴一句無錯綜此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三五

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

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六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自

鳴其不幸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夫將使夫子為金口

得已其弗信矣乎信其事乎其末也世降莊周以其荒唐

之辭鳴於楚七變○莊周楚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

一句故起手

荒唐莊子天  
下篇注廣大  
無域畔也疏  
曰荒唐荒  
別名也紀絲  
無根以沉言  
之無根也

賴山陽云此  
篇膾炙人口  
萬吻熟誦而  
至其主意或  
未擬定余謂  
韓公本肯在  
結處命於天  
一句故起手

開闢叙起以其國雖大而亦有因以屈原之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為物有不平忠不用為騷為歌亦自鳴其不幸臧孫辰哀伯之孫  
必鳴雖樂亦起于中辭乃也孟軻字子輿著荀卿八愛○名况時以道鳴者也謝云  
擇物之善鳴者而假之鳴孟子並立豈可謂之以道鳴此文公學問偏駁也  
至於天亦然字子居其說在愛己墨翟說兼管夷吾字仲相桓公霸諸  
天有不平則齊景公著老聃字耳字伯陽著老中不害字相韓昭侯著  
擇善鳴者假之鳴於鳥雷書名晏子老聃字耳字伯陽著老中不害字相韓昭侯著  
虫風皆然而書名韓非刑名法術之學著書名韓非子慎到韓大夫善  
其於人也亦申子韓非刑名法術之學著書名韓非子慎到韓大夫善  
然此句一篇四十六卷田駢時稱談天小鄒衍燕人論諸國推尸佼魯人衛  
眼目人或深加意是以書二十篇張儀魏人散六國從秦○已上數人或  
本意所在終隔靴搔癢矣此句其字是

指失亦字對鳥雷虫風說下而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收上生下節節處可見古今來文人皆為天所假而鳴者也變又自假於詔与下文思愁心腹自鳴其不幸之自字一般字法蓋命於天而鳴非自鳴也故於其自鳴必鄭重下

以啓殺伐之計或尚縱橫以行游說之謀皆非吾道之正皆以其術鳴各用其術以秦之屬九愛○蘇秦說六國從親以擯秦○已上數人或功利或邪說或清淨無為或刑名慘刻或尚兵書

之興十李斯鳴之專言漢之時一司馬遷著史相如有

虛上林大人長楊雄有太玄法言之書甘泉門宜春之賦河東長楊羽獵之作最其善鳴者也亦漢人之賦其下魏晉氏十二愛○魏國晉國鳴者不及於古其鳴者非

古人比故然亦未嘗絕也然亦未始絕就其善鳴者泛指

者而其聲清以浮有一等鳴聲其節數以急有一等鳴聲疾其辭滯以哀又有辭滯其志弛以肆又有志尚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雜亂無文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

薄之而不顧恤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此言何為不善于鳴○

鳴也故於其自顧恤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此言何為不善于鳴○

此自字焉爾天醜其德大鳴者復唐之有天下十三寢入題○陳子昂射洪人則天

將以夫子為木鐸皆其誠時為靈蘇源明京兆武江人初名預字元結字次山李伯

線處直到天將和其聲而字太白蜀人母夢長庚星杜甫字子美襄陽李觀字元賓

于天命于天然後露出正校書皆以其所能鳴或賦或詩或代王言各隨其所長以

意通篇作如是觀乃渙然此一句其存而在下者自此以下始入孟郊東野之鳴孟郊東野始以其

冰釋矣南溪云不解懈而及於古不懈怠而可其他浸淫乎漢氏矣按宋玉風

而字其有斟酌意亦甚明句收盡前意不懈二字下得有斟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又

了文音深意系在助字不二人其尤也善鳴之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孟郊李翱張

可不又云聖人無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乎其聲之和平養

不平能鳴他有不平初鳴○前面許多鋪叙亦兼有此二段意抑將窮餓其身其

其鳴之至聖凡一撥共是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抑且困窮其身思自喪

命於天而鳴也今東野有幸之鳴○此兩句斷盡前而聖賢君子之鳴三子者之

不憚然者是其平生所命則懸乎天矣係于天即斷之其在上也矣以喜其先達

鳴者益鳴之時也故韓言為喜其在下也矣以悲其存在下者又奚以悲謂孟東

其鳴本出於天不可苟且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時孟郊有有若不憚然者有似為

以勸勉之使其至鳴之極不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昌黎言其命于天解釋

也野作結歸東野本身上只兩句此文章之妙○十三

野莊王文章卷之二

作釋

謝疊山評

此篇凡六百二十七字，鳴字三十九，讀者不覺其繁，何也？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坐，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峰疊嶂，如擊濤怒浪，無一句怠慢，無一字塵埃，愈讀愈可愛。

周禮梓人，文李性，字評

退之送孟東野序，以「鳴」字發出，許多議論，自周禮梓人為筍簾來。

趙南塘評

凡有懷而欲吐者，皆為不得其平，非必有所憤激也。

唐荆川評

此篇文字錯綜，乃為奇則筆力固不可測。

茅鹿門評

一鳴字成文，乃獨得機軸，命世筆力也。前此唯漢書叙蕭何追韓信，用數十亡字。

錢豐寰評

從許多物許多人，奇奇怪怪，繁雜說來，無非要顯出孟郊以詩善鳴，至于未一段吁嘆，嘆有不盡之意，語文之衰幻者，無過此作。

顧廻瀾評

此篇將牽合入天成，乃是筆力神巧，與毛穎傳同，而雄邁過之。

儲同人評

直是論說，古今詩文寫得如許靈通，篇數十鳴字，如迴風舞雪，後人仿之，輒纖俗可憎，其靈

蠢異也。

沈德潛評

從物聲說到人聲，從人聲說到文辭，從文辭說到文辭，歷數以下，說到有唐然後轉落東野，位置秩然，而出以離奇恠怛，使讀者河漢其言，其實法律謹嚴，無踰此文也。

浦二田評

東野官下僚，韓子揀表其詩，絳直躋之，古作者以此導其先路，不為贊語游揚，正是絕色游揚也。以一鳴字作骨，以一善字作底，昇其手法，變化在鳴字，其線素抽牽，却在善字。

前赤壁賦

蘇東坡

壬戌之秋

宋神宗元豐五年

七月既望

蘇子瞻自謂

與客泛舟遊於

赤壁之下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

相屬和焉，誦

東坡年云卜

蘇東坡詩集卷九

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詩陳風。月出皎兮。佼少焉月出於

東山之上。前言清風。此言月徘徊於斗牛之間。謂月初出

于二星。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小舟之所如。往凌萬

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列子御風。冷然而不知其所止。飄

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謝云。余嘗中秋夜泛舟大

此賦之妙。知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謝云。學桂棹

兮蘭漿。舟中前推曰棹。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

人兮天一方。楚辭。望美人兮南浦。謝云。秋水清見底。月在

廷。不忘朝。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

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而音鼻細。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

蛟。吹簫而潛。泣孤舟之嫠婦。嫠婦。寡婦也。此亦泣。蘇子愀然正襟危坐

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

孟德之詩乎。見文選。魏武帝短歌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先有。此一段故作。此賦西望夏口。東望武昌。武昌即鄂州

江。夏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周

名瑜。字公瑾。孫權功臣之首。吳人呼為周郎。方其破荊州。

劉琮下江陵。曹公自江順流而東也。舳舻千里。舳是船尾。前

孤立不羈于

堂記。非記也。東坡赤壁賦。非賦也。韓文公廟碑。非碑也。皆論也。山取以為軌。範垂之後世。而漢人不為之。非然。但亦以能文自誇。敢作此言。所謂英雄欺人者乎。

注孤舟之嫠婦。名文珠璣。注曰。寡婦也。此亦泣。喻已

此亦泣。喻已

此亦泣。喻已

此亦泣。喻已

此亦泣。喻已

此亦泣。喻已

此亦泣。喻已

此亦泣。喻已

此亦泣。喻已

君也

安棹處首 旌旗蔽空 醪酒臨江 醪酒即酌酒也今臨橫槩

賦詩元稹云曹氏父子鞍馬 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謝云有 況吾與子漁樵于江渚之上 客謂與子混漁人

漁艤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

天地 蜉蝣小蟲名渠略朝生暮死自喻生于天地者甚微 渺滄海之一粟 莊子秋水篇計中國

之在海內不似梯 哀吾生之須臾 傷已生之不足 羨長江

之無窮 羨長江萬 挾飛仙以遨遊挹明月而長終知不可

乎驟得託遺響于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

如斯而未嘗往也 此句說水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此句說凡

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

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 何羨乎彼且

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

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 應前清風徐來耳得之而為

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

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謝云此一段全 客喜而笑洗盞

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

既白 赤壁有二唯蒲圻縣西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乃周

瑜請兵三萬拒之瑜部將黃蓋建議以艨艟鬪舩載燥荻

年曹操自江陵追劉備順流東下備求救于孫權權將周

因江山風月

中井履軒云飛仙謂月也明月謂珠也此譬於才三村崑山云按千百年眼

吾與子之所

共食食如食邑之食猶言

事也東坡手寫本乃然坊

本代語作被

食誤作適又

洗盞更酌更

字作平聲讀

亦見東坡手

蹟

南溪云篇休

從伯夷傳立

句法自逍遙

遊來無斧鑿

痕寸筆共高

古今彼我之枯柴先以書遺探詐言欲降時東南風正急蓋以十艦暮景情描出不前餘船繼進去二里許同時發火火烈風猛燒盡北艦操

盡之逸興無軍大壞石壁皆限之風致滿赤故曰赤壁謝疊山評此賦字莊騷無一句相似非超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也瀟灑神奇出塵絕俗如乘雲御風而立九霄之上俯仰六合何物茲茲非惟不掛之齒牙亦不足入其靈臺丹府也

茅鹿門評予嘗謂東坡文章儂也讀此二賦令人有遺世之想為其託物也不黏其感興也不脫純乎化機吳楚材評欲寫受用現前無邊風月却借吹洞簫者發出

一段悲感然後痛陳其胸前一空闊了悟風月不死先生不亡也

後赤壁賦

蘇東坡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蘇子得廢圃于東坡而作堂焉

雪堂公始至黃岡定惠院後四壁板將歸于臨臯遷臨臯亭亭在理事院客從子過黃

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四句形容

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

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

如松江之鱸隋唐佳話吳郡鮫松江鱸魚煬帝顧安所得

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

之需也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

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

謂兩賦皆造極無軒輊者

意觀者亦當以此賞焉

賦作者之主相避也是後

賦作者之主相避也是後

中井履軒云前賦字句間

一奇文後賦比之不知退

幾舍然既有前賦他人不

能作後賦也然而作者見

故公之伎倆矣其文又不

相蹈襲則出一機軸以巧

相避也是後賦作者之主

意觀者亦當以此賞焉

謂兩賦皆造極無軒輊者

賦作者之主相避也是後

賦作者之主相避也是後



是不知前賦  
又不知後賦  
矣

識矣。狀景寫情字字如畫。○山高句非宵中予乃攝衣而

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石類虎豹之狀登蚪龍。古木有

者攀而上。攀栖鷗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冷齋曰馮夷華陰人服八石得水仙

是為益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

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蕭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

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

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

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跹。過臨臯

之下。揖予而言曰。夢中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夢中恍

中并履軒云  
須臾客去上  
下當有下舟  
歸家之事蓋  
偶然漏脫耳

南漢云人在  
無虛載中

事一去其不  
可再的如開

者。指鶴非子也邪。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

既夢而覺。開戶而觀。○茅坤云借鶴上  
道士之夢。以發胸中曠達古今之思。不見其處。元豐六

自書此賦後。云江漢之間。指赤壁者三焉。一在漢水之側

竟陵之東。即今復州。一在齊安郡之步下。即今黃州。一在

江夏西南二百里許。今屬漢陽縣。予謂江夏之西南者。正

曹公所敗之地。按三國志。操自江陵而下。備與瑜等由夏

口往而逆戰。則赤壁明非竟  
陵之東。與齊安之步下也。

虞邵菴評陸士衡云。賦體物而劉亮坡公前赤壁賦已曲  
盡其妙。後賦尤精於體物。如山高月小。水落石

出。皆天然句法。未用道士  
化鶴之事。尤出人意表。

呂東萊評此賦結處用韓文公石鼎序。明意指鶴為道  
士。亦暗使高道傳青城山徐佐卿化鶴事。以此

凡舟可成而  
上下者曰棹

所謂無盡藏  
矣

也

儲同人評前賦設為問答此賦不過寫景叙事而寄託之意悠然言外者与前賦初不殊也

阿房宮賦 秦始皇三十五年作前殿於阿房阿山曲也房居也乃曰地名宮成未更名而毀故

天下只云 杜牧之 唐杜牧之

名牧君卿孫官僅至刺史其將卒也自為墓誌悉取所為文章焚之牧之善詩情致豪邁人号為小杜以

別社子美

六王畢四海一 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十八年攻趙

之首二十二年攻魏魏王降二十三年攻齊得齊王 蜀山兀阿房出 蜀山木盡

阿房宮成此且言作宮由也○金聖嘆云起筆四句每句三字共止一十二字耳密屬盡秦始皇混一已後縱心溢志

至千如大華覆歷二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

自驪山北結屋直至直走咸陽以為大宮一川溶溶流入

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繆迴簷牙高啄 簷牙火膏

如鳥各抱地勢鉤心鬪角 屋中心聚處盤盤焉困困焉盤

盤環之兒困困蜂房水渦 遠望天井如蜂巢 蠹不知其幾

千萬落 瓦溝之落處幾千萬條 長橋卧波 自阿房度渭屬

極有長橋未雲何龍 金聖嘆云言疑橋為龍然復道行空

臥水波上 龍必有雲今無雲知無龍 不靈何虹 金聖嘆云

阿房為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巔以不靈何虹 又言疑閣

為關故為樓道通焉若空中行耳 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

為如虹然虹必待露 今不露知非虹 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

蠹及六切聲上兒

換道漢書注架水空中以通往來者如淳曰上下有道故謂之換惟浩曰路險

不登行架木  
為棚而度名  
曰閣道

勝音字

融金聖嘆云歌響則舞殿冷袖風雨淒淒金聖嘆云舞止則冷立地如秋

也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宮人歌唱之時則煖

則冷袖如風淒此妃嬪媵嬙自皇后而下次為妃為嬪又

在阿房宮中王子皇孫秦之辭樓下殿釐來於秦朝歌夜

絃早以聲歌為秦宮人明星燦燦開粧鏡也發發光明之

且光如明綠雲擾擾梳曉髮也擾擾亂髮新渭流漲

膩蕪脂水也早朝洗脂粉之水入渭河煙斜霧橫桃椒蘭

也蕪椒蘭之香其氣騰騰如烟霧橫斜雷霆乍驚官車過也官車之聲若

轉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轉轉車聲行一肌一容盡態極

妍縵立遠視視睹佇立而望幸焉幸其宮中也有不得見

者三十六年始皇在位三十六年有燕趙之收藏韓魏之

經營齊楚之精英互文○燕趙韓魏齊楚六國之幾世幾

年謂自秦孝公以來者取掠其人倚疊如山積也一旦有不能輸來

其間晦菴云當作不能謂幾世可積而有若取足于

者鼎鑄玉石金塊珠璣棄擲遷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言

人視寶鼎若鑄然視美玉若石嗟乎一人之心秦王千萬

人之心也天下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激切感慨奈何取

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于南畝之農夫架

伊藤東涯云  
其人之字  
當作人

遷迤音里以  
連接也

詩唐風泉水  
篇白石鄰

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  
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

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上文叙其後此則嘆息而言其弊

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

一炬可憐焦土或虜人負戈卒陳勝乃戍卒耳遂呼而人響應函谷舉謂漢王舉義兵入函谷關也

雙人一炬謂項羽以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

者秦也非天下也此節極言秦以奢嗟夫使六國各愛其

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使秦既併六國之地則復兼愛六國之人則

漁大計切更

處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言秦不止誰得而族滅也秦人

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

復哀後人也此一結左含規戒也賦之中其意思悠長蓋無終窮其可咏歌者矣

邵二泉評此篇宏壯巨麗馳騁上下累數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論盛衰之衰判於此矣末一段尤含餘味讀之有餘味焉

洪容齋評唐人作賦多以造語為奇救之阿房宮賦明星燐燐至所以之也其比興引喻如是其侈然揚

蠟蟻在子期  
之醢雞列子  
曰生朽壤之  
上因雨而生  
視陽而死一  
名曰醢雞  
醢音布

敬之華山賦又在其前敘述尤壯曰見若咫尺  
田千晦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  
里矣見若蠟堊臺九層矣醢雞往來周東西矣  
蠟蟻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  
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囊囊滿粟  
祖龍藏矣後又有李庚賦而都云秦址蕪矣漢  
址蕪矣西去一舍鞠為墟矣代遠時移  
作新都矣其文与意皆不逮杜遠甚

祖鵠水神也李 朴評此賦俊峰激流景出象外而窘

裂邊幅唐文至此一大振矣

金聖嘆評窮奇極麗至矣盡矣却是一篇最清出文字文章至此心枯而竭矣逐字細細讀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李愿西平忠武王晟之子 韓昌黎

太行之陽有盤谷 盤谷地名在孟州濟源縣 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

木藪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 或人謂

山之間或曰是谷也 或云是山宅幽而勢阻 宅處幽僻隱

者之所盤旋 隱逸者盤 友人李愿居之 此即且說盤谷

愿之言曰 此原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 利澤施於人

名聲昭于時 坐于朝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 出令輔佐天

令其在外則樹也 旗旄羅也 弓矢武夫前呵也 從者塞途

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也 馳喜有賞也 怒有刑也

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也 而獎其盛德之尤高入耳

而不煩也 乃言微中 曲眉豐頰 頰曲而婉 清聲而便體 聲清

可聽體使 秀外而惠中 中心慮而聰敏 飄飄長袖 飄

輕揚其後裾 粉白黛綠者 眉黛練黛 列屋而閑居 寵愛

不事女工 而妍麗而負恃也 尤曲盡 彼得寵愛此嫉妬 爭

妍而取憐 人之愛極慕焉之妙 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

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 吾非惡此而逃之 是有命焉不

何人手筆 拂於此是非

賴山陽云此 文有六代風 君雖不深於 文者亦知之 唯其造語依 然冒然本也 試抱六代文 字來比較之

海經 又二章而說 為波瀾如子 厚游記每每 為之

咬字俊通 攝音拜上聲 開也

深於文者不知也

可幸而致也此一節說得志當世之人窮居而野處盤外高而望遠

遠望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謂薇者非

屬甘美釣於水鮮可食謂魚蟹之屬起居無時惟適之安

起言不拘其時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得惟所適而安

前孰若無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於一身孰若毀言下後

無憂慮下一心車服不飾刀鋸不加車服之貴不飾刀鋸之刑不加害分別輕重其如此

賴山陽云後千我者理亂不知黜陟不聞世之治乱我不知之大丈夫

是灑然不知前一段廢棄他川字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此一節說隱居退適之人伺候於公

而囁嚅欲言不處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誅戮刑憲也

僥倖於萬一窺覬非望之老死而後止者明非丈夫

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此一節結有神力有含

各是一樣人如身親為之者此狀物之妙宛轉反覆三百

字只一句結了自此以下乃是退之昌黎韓愈聞其言而

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與李愿以酒而歌揚其美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上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泐盤

之阻阻屈折也誰爭子所踳而滾廓其有容可容繚而曲如往

而復復似前性而復至其後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樂之極也虎豹遠跡兮

句法嫌其似也

南漢云形容賢隱愚之三

烹字煉句言焉者

備論至其韓愈之所堅有

而他人之所絕無固不易

得之文章也然此篇係壯

年之作其神彩氣格似逸

不及海外之字從流下也

蛟龍遁藏德人所居惡獸水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德重

欽亦為守護其所居呵斥禁止山中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

足兮奚所望此中所養無所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

兮昌黎亦樂其地願從李愿于盤終吾生以徜徉徜徉猶徘徊也終我生

之阿累亦昌黎之志也蘇東坡評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

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每執筆輒罷因

樓迂齋評一節是形容得意人一節是形容閑居人一節是形容奔走伺候人都結在人賢不肖如何也

林次崖評凡送隱者必在仕者使缺平正此作盛稱隱者又小說低了仕者議論平正且曲盡世故人情

其間又多裕言寔名世之文非苟作者茅鹿門評通篇全舉李愿說話自說只數語此又別是一

格而其造語形容處則又鑄六代之長技矣儲同人評公作此文纔三十四歲公嘗云辭不備不可謂

成文首此文於李愿口中描寫三種人各極情狀如化工之付物信乎其辭

之備也學者解之最利瘳場歸去來辭

歸去來辭陶靖節東晉陶靖

節名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尋陽柴桑人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南宋元嘉四年卒世号靖節先

生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自辭之辭○蕪謂草也胡猶何也既自以心

南溪云隨在感觸直寫

廿四

況不用此擬假託之語實而不俗也而無蘊字字種金句句聯璧其就正路歸安宅優游應化之意自見

惆悵周切悵救亮切悵悵悲愁也失志也

論語微子篇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追

整辭田賦車而復路及迷途未遠

柯以怡顏柯樹枝也怡悅也言其柯枝相掩覆以為可樂故悅之

倚南牕以寄傲審

容膝之易安

可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遊觀

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鳥書飛而暮還故林亦猶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

真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謂慕其堅貞故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

復駕言兮焉求

琴書以消憂

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

中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

中車或猶衣裝飾其車也

中車或猶衣裝飾其車也

中車或猶衣裝飾其車也

中車或猶衣裝飾其車也

中車或猶衣裝飾其車也

中車或猶衣裝飾其車也



也謂行船以尋之也崎水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欣欣

生意兒涓涓泉流兒○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此

有萬物游觀自得氣象○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此

節述其歸去之後觸物興懷○莊子云其生若鴻其已矣

死若休張銖云休謂死也言感吾人生行將死也已矣

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

富貴非吾願飛天知命之言超然曠達帝鄉不可期帝鄉仙都也○既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植立也登東阜以舒嘯臨清

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淵明樂夫天命無營無求

決于歸去而無疑也此一節斷盡歸去來辭一篇之首

朱文公評潛為彭澤縣令時郡主遣督郵至吏自備束帶

邪即日解印綬歸去遂作此辭以明其志後以

劉裕將移晉祚取事二姓遂不復仕宋文帝時

特徵不至卒蓋靖節先生

韓子蒼評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即日解印綬去而淵

明自叙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上既以

違口交病又愧後於口腹意不欲仕之矣又因

妹喪即去蓋其孝友如此世人但以不仕於州

縣吏為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去識時委命其

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為之去就哉躬耕乞

食且猶不耻而耻於督郵必不然矣

蘇東坡評歐陽公嘗言西晉無文章獨有此歸去來辭一

篇其辭義夷曠蕭散雖楚聲而無尤怨局蹙之

太宰純云當

肯非吾願一

句非人情之

語

東龜年云當

時富貴必有

可厭者故曰

富貴非吾願

而謂非人情

之語者非是

僧冷齋評李格非善論文嘗曰陶靖節歸來辭沛然如肝

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此君在兩晉之間初

未嘗欲以文章名世

李性學評陶元亮之歸去來有野鶴任風開鷗去海之

狀讀之令人清灑或者有以賦為辭之議

李休齋評詩袁而為騷之聲而為騷皆可歌也辭則兼詩

騷之聲而尤簡遠焉者漢武帝作秋風辭一章

三易韻其詩短其聲長此辭之權輿也陶淵明

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以歸去來人歌之

頓挫抑揚自協聲韻蓋其辭高其音宏而下欲

追躡之不能然秋風辭盡諧變聲未甚敷暢

歸去來則自出機杼謂洞庭釣天而不澹謂霓

裳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乎先秦之世而與

之同

範也

胡秋宇評此篇非必有切實用但其寄興高遠韻度蕭散

學者游息之暇諷之詠之可以滌塵襟而生逸

思云

金聖嘆評凡看古人長文莫以其汪洋

長文皆積短文所成耳即如此辭本不長然皆

是四句一段試只逐段讀之便知其逐段各自

入妙古人自來無長文能妙者長文之妙正妙

於中間逐段逐

段純作短文耳

男言上文音車筆

七

點註正文章軌範卷之七終

48-13553

